

王雲五主編
蘇惇元輯

清方望溪先生苞年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七十年一月初版

清方望溪先生苞年譜

一冊

基本定價九角正

輯者

蘇

惇

元

主編者

王

雲

五

發行人

朱

建

民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刷及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

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卷索引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年表の
十月而民了同一上に。因抗戰而中止。是日戊
國二十一年一二、古飯相後す或は早、迄二十
七年ハ一三之を乃抗戦期、利司在彼等了會
決議を援爲條一部分、以爲改題東方圖也此
目、先該訪明本版古籍十の對冊、其半檢方
諸一万二三十種、連同中國史地書と而收佔由
外者皆新著如平林、合計五六二百餘種、以所
輕加補充。藉慰愛護之心、爰於お宋、多為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也、以年表の
十月而民了同一工也。因抗戰而中止。若日氏
國二十一年一二一七飯相後、或曰、此二十
七年八一三之年乃抗戰期、利司在彼等、今
此書は振興外一部分、以信改與東方國と信を
目、先づ訪明本改正難十の動向、其手帳も亦
稿一万二三千紙、連同中国史地圖と所收信由
外、古詩集、水干紙、合計五六二百餘種、以昭
板加研究、藉慰愛護之心、定於明年、多為

式有之。學門也、是向新也。人其心及土地者、
其利、金銀と云ふ二万餘以上、即ち徳の十季前未
差之功、如き二三と、第一而経訪遺使或可至
、若くは近三万餘に及ぶ、一而通府縣要及具所
多分以表れり。如定何百二万餘、一而進諸國
常引、公島後主都之政常引、殊在一二万爲
之也、其後第々諸常引之生成、二万餘以細正
書之、取實記證、世々傳習、此孤布之
、議先之多也、故諸王少知其義耳、故便得
乃、用印証定の事、四月廿六日、景明十餘、今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盡索引序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余曾於四十年前從事同一工作。因抗戰而中止。蓋自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本館劫後半載復業，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全面抗戰期間，利用本館董事會決議年撥盈餘一部分，以供復興東方圖書館之用，先後訪購木版古籍十四萬冊，其中括有年譜一百二十三種，連同中國史地叢書所收館內外專家新著如千種，合計不下二百餘種，得暇輒加研究。藉悉年譜之作，實始於宋，多數爲譜主自訂，或口授子弟門人筆述；不則亦於譜主沒世未久，其門人故舊，就見聞或遺稿代爲編纂，幾等於譜主親撰。其中所述言行史實大都詳確，古代著作原以藏諸名山傳諸其人；故鮮有顧忌，此與歷代正史率由新朝爲勝朝所撰，遇有不利於新朝之記載，無不刪汰，甚或曲筆爲之。幸而我國修史者多爲具有正義感之學者，不肯歪曲過甚，寧刪汰忌諱；然因是不免失真已多，持與私人年譜相較，往往不無差異。此爲宋以後之年譜可貴者也。

至唐五代以前之年譜，則由後人就史書或譜主遺著搜集考據而成，不如宋以後各譜之迫眞；然合冶一爐，亦足備參證，然究非宋以後年譜之比也。是爲余四十年前所得之印像。

今者旅臺將及卅載，續收中外圖籍約達五萬冊。鑑於前在大陸所藏之七萬冊珍貴圖籍，以其匪竊據大陸，未及移出，以致散佚或陷於不可知之命運者，懲前毖後，特斥資自設一圖書館，命名爲財團法人雲五圖書館，公諸社會閱覽，計所收中文圖書別集類往往括有年譜在內或有已單行者，連同新收近人著作及史地叢書舊刊，合計已達二百種以上。緬懷四十年前未竟之功，假我二三年，當一面續訪遺佚或新著，當不難達三百種左右；一面選擇精要及具有各方代表性者，假定仍留二百種；一面逐譜編製索引，則最後全部之總索引，殆在一二百萬之數，不僅集年譜索引之大成，亦可持以糾正史書之闕失訛誤。惟是編製索引，須將孤本之年譜先行景印，每譜至少須得若干冊，始便從事。因即決定自本年四月起每月景印十種，分輯發行，其版式不同者皆統一爲卅二開本。查古籍多爲二十四開或三十二開。卅二開本者，其原式大小不變，廿四開者略予縮小，字體亦朗然可觀。至原史地叢書係卅二開本，除字體過小予以重排，餘則照原式景印。入人文庫本爲四十開，字體略小，研究年譜者多爲中年以上之士，因一律放大爲卅二開，則字體隨版式而加大；且集成全書可大小一致，間有佳作爲同業出版而必須納入集成者，則當洽讓版權，想同業樂觀厥成，當不難達成協議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王雲五

序

年譜依編年順序記載一人生平之事蹟，宋以後名人往往有之，大抵爲譜主自訂，或爲門生故舊所撰，亦有後人於古代名人就其著述，考其事蹟，爲之編訂者。年譜所述言行事實，大都詳確，可補史書之厥失，此其可貴處。

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輯歷代名人年譜，始於上海，主其事者爲本館王故董事長雲五先生。遷台後，及雲老復主持本館，以前在大陸所藏圖籍散佚，重新蒐集，歷年所得舊刊新著，已達二百餘種，定名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自民國六十七年四月起分輯發行，每輯十冊，迄六十八年雲老逝世之時，已刊行六輯。七輯以後自本年起照原定計畫陸續刊行。今雲老雖已謝世，不克親睹全部計畫之完成，然各輯目錄早經其生前決定，爲誌其四十餘年來與年譜集成之編輯工作相始終，仍標明雲老主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

民國六十九年四月二日

附刻望溪先生年譜序

鈞衡既梁望溪先生全集遂取吾友蘇厚子所編年譜
增後梓既成爲之言曰年譜之作助於米人自後千餘
年世所誦大儒文人歿後類必有年譜附集第作者或
及其門或年輩略相後先從遊久故或孫子述追祖考
乃能詳而無缺信而不誣若夫時代間隔典冊亡微言
之必不能詳詳者未必無誤此仁傑與祖所致憾予靖
節昌黎者也夫譜之不詳與無譜等詳焉不信則如勿
詳詳矣信矣爲之者或識不足以知其人之深於學術
大小重輕繁簡失要則猶不足以鑒塞乎尊信者之心
吾鄉望溪先生舊傳其門人王兆符編有年譜兆符卒

先先生二十餘年其譜缺不備世亦絕末之見以故習
舉業者第傳誦先生時文治古文者則悉以紹八家之
統沿經學者則謂大義炳然非章句小生所及而其修
身立命幽隱不欺與夫忠國愛民經世大體則千百中
無二三知者再閱數十載人遙風往文獻就湮承學之
士不過卽所誦讀者想像大略而已又先生守道不阿
與世多梗自安溪長洲江陰高安諸公先後繼逝同朝
媒嬖快其嫉心海內學者苟無據以考其真將使讀先
生書信爲大賢君子而無以解於當日傳聞轉疑明道
晦理如先生者尙不無可議或遂恣爲僞學蠹聖道而
壞人心豈獨先生一身之顯晦已哉嗚呼此厚子年譜

所由作也厚子於先生之學信之篤而愛之深其爲年譜也積十數年乃成博而不雜贍而有體舉先生立身行已出處本末學問源流一開卷昭然若揭其爲功視周益公之於歐陽李公晦之於朱子劉伯繩之於山陰殆有過焉惟其初意在單行故於先生經說諸序及奏議大者閒錄全文以諸家集後年譜例之可從割削然而厚子之意則欲他年有子長孟堅其人者得是譜卽已洞其質行經綸毋待遍窺全集又欲天下未見先生經說者因是求讀其書以興學向道其用心可謂至矣豈好爲漫冗複疊者哉余故依而刊之爲述大指如此辛亥五月戴鈞衡序

古今圖書集成

二

方望溪先生年譜序

學不足以修己治人則爲無用之學文不足以明道析理則爲虛浮之文有行而無學則其行無本有學行而無文章則無以載道而行遠故孔子教人行有餘力則學文又以文行忠信四者並教然則學行文章固不可偏廢也吾鄉方望溪先生少時論行身祈嚮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竊觀先生爲學固徹上下古今一出於正而其學行大綱則合乎程朱之旨至發爲文章則又合四子而一之其行足以副其學其文足以載道而行遠先生少日之志固單生力學而允蹈之顧先生之著述行義未能盡顯奏議載於家譜世所罕

見或知先生之文章而不知其學行經濟或徒愛其文之醇潔而不知其文之載道或知先生經學之宗宋儒而不知其有心得之實先生居官雖未顯著政績而其憂

國之忠直言於大臣潛挽

朝廷大事頗多在書局三十年承修各書亦皆

頒列學官其所以扶樹政教嘉惠士林實有古大儒名臣之風矣惇元壯歲始知篤好先生之書十數年間常奉以爲師愧未能希其萬一而於先生遺文逸事不憚集錄惟先生門人王兆符所編年譜及先生劄子道與所撰行狀今皆無傳本其他傳狀碑銘又不能具其學

行之詳用是惜之竊嘗論近代大儒宗法程朱精詳親切者以楊園張先生之學爲最宋以後文家能合程朱韓歐爲一而純正動人者以先生之文爲最昔曾增訂楊園年譜以備考鏡年來因更搜輯先生學行編爲年譜庶亦自備楷模又以俾天下學者知先生學行文章經濟之詳并知爲文必以載道爲貴毋徒爲浮靡奇詭之辭而已也道光二十七年冬十二月同邑後學蘇惇元謹序